



#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

幻生

## 論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

### 一 序 說

中唐時代，爲中國佛教發展到最盛的時代。印度傳來的佛法，經過中國佛教學者長期容受與消化，研究發揮，雖然早經孕育出許多新的宗派出現，但這些宗派，到了中唐時代，又各各再度呈現新的隆盛氣象。中國佛教學者，向來將這些宗派稱爲「教家」與「禪家」。屬於教家的，有華嚴、天台、法相、三論宗；屬於禪家的，則有荷澤、洪州、牛頭、北宗等。所謂教家，則是著重於理論法義的探究與闡發，實踐爲次；所謂禪家，則是注重於實踐悟證，而理論爲次。這些宗派，互相傳播發展，由於所持立場不同，逐漸形成了尖銳的對立，相互批判與責難。這便是所謂教禪之爭。宗密觀察佛教的此一紛爭，心有所感，他從佛教的根本思想法義上探究，所謂教禪之爭，並非屬於基本的思想問題，而是屬於傳播者偏重強調的方法問題。由根本的思想法義來看，教禪二家應該互爲闡發相輔相成而統一一致的。所以，他基於此一理念，編纂「禪源諸詮集」，發揮教禪一致思想理論，調和教禪紛爭，統一佛教各派。不過，從宗密自己的傳承系統來看，他是華嚴宗與荷澤宗的傳人，就他所了解的，他仍然將教家的華嚴宗與禪家的荷澤宗，置於最高最深的地位。而對其他各宗各派，也各各給予適當之位置。宗密既然要以教禪一致之思想統一佛教各宗各派，又要置華嚴與荷澤宗爲最高位，看來似乎矛盾，但從宗密的傳記看，他的這一作法是有其原因的。宗密弱冠以後，讀過不少佛典，但他對佛教持有許多疑問，後來遇到荷澤宗的道圓禪師，爲之一絕疑，成就他出家因緣。其出家之後，又首遇圓覺經，而對此經又有特深悟解。其後，他讀華嚴疏鈔，與澄觀相遇

的法緣，以致使他成爲二個宗派的傳人。因爲這些原因，所以他將他所傳承的宗派置於最高位置。宗密在「圓覺經大疏鈔」卷十三，敘述他在修學時代的情形說：「余先於大小乘法相教中，發心習學數年，無量疑情求決不得，後遇南宗禪門真善知識，於始終根本迷悟昇沉之道，已絕其疑。」（已續，一五，三九，A）宗密遇到南宗的道圓，而解決其疑情，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。所以，他將禪家的荷澤禪與教家的圓覺經置於最高位，而一面又調和禪三宗與教三家，形成他的教禪一致說。

裴休在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的序文中說，宗密編「禪源諸詮集」爲一大禪藏而作「都序」，這是前所未曾有的事。如來教化衆生，本來是隨衆生根機而立教，後來，以龍樹的空宗，馬鳴的性宗，慧能的頓悟，神秀的漸悟爲首，直至荷澤、馬祖、天台、牛頭等，各各說其不同宗旨。這些宗派，本來是同一根源，由於各立門戶，各成一家，互相攻擊，而成弊害。因此，宗密視禪宗各派之爭，不能默然，以教之三教判定禪之三宗，由圓教統合諸宗。裴休的序文接着又說：「數十年中，師法益壞，以承稟爲戶牖，各自開張；以經論爲干戈，互相攻擊。情隨函矢而遷變（周禮曰：函錯人爲甲。孟子曰：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！函人唯恐傷人，矢人唯恐不傷人，蓋所習之術使然也。學者但隨宗，徒彼此相非耳！），法逐人我以高低，是非紛拏，莫能辨析。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，適足以起諍後人，增煩惱病，何利益之有哉？圭山大師，久而嘆曰：吾丁此時，不可以默矣！於是如來三種教義，印禪宗三種法門，融瓶盤釵釧爲一金，攪酥酪醍醐爲一味，振綱領而舉者皆順（荀子云：如振裘領，屈五指而頓之，順者不可勝數也。），據會要而來者同趣。」（大正，四八，三九八

，中——下）

宗密對諸宗相互毀謗，頗為慨歎：『吾丁此時，不可以默矣！』所以，他決意和會教之三教與禪之三宗，成立其教禪一致之說。

## 二 教禪一致之正當性

禪者與教家，互相誹謗，這是中唐時期的一般現象。宗密認為，其時禪者與教家之間，非但沒有矛盾，實際上可以和會為一，所以，他決心從事教禪一致說的努力。其在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中，主張教禪一致之正當性。至於「禪源諸詮集」的內容是什麼，我們看宗密所說：

禪源諸詮集者，寫錄諸家所述，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，集為一藏，以貽後代，故都題此名也。禪是天竺之語，具云禪那，中華翻云思惟修，亦云靜慮，皆是定慧之通稱也。源者是一切眾生本覺真性，亦名佛性，亦名心地。悟之名慧，修之名定，定慧通名為禪。此性是禪之本源，故云禪源。亦名禪那理行者，此之本源是禪理，忘情契之是禪行，故云理行。然今所集諸家述作，多談禪理，少說禪行，故且以禪源題之。（大正，四八，三九九，上）

宗密在這段文中，對「禪源」二字解釋非常明白，「禪源」的「禪」，為梵語「禪那」（Dhyāna）音譯之畧音，其意為「思惟修」或「靜慮」。「源」為一切眾生的本源，也就是本覺真性、佛性、心地之意。通常所謂達磨禪的本質，二入四行的「理行」，雖然顯示禪的理與行，但在此也可稱為「禪源」。

關於禪的種類，宗密分類為五種。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又真性即不垢不淨，凡聖無差。禪則有淺有深，階級殊等。謂帶異計，欣上厭下而修者，是外道禪。正信因果，亦以欣厭而修者，是凡夫禪。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，是小乘禪。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，是大乘禪（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）。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，元無煩惱，無漏智性本自具足，此心即佛，畢竟無異，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

禪。亦名如來清淨禪，亦名一行三昧，亦名真如三昧。此是一切三昧根本，若能念念修習，自然漸得百千三昧。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，是此禪也。達摩未到，古來諸家所解，皆是前四禪八定，諸高僧修之，皆得用功。南岳天台令依三諦之理，修三止三觀，教義雖最圓妙，然其趣入門戶次第，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。唯達摩所傳者，頓同佛體，迥異諸門。（大正，四八，三九九，中）

依據宗密的這段文字來看，真性是不垢不淨的，在凡在聖均無差別，但禪者的修習，却有淺深不同的階級。一、外道禪，是欣求生天，厭惡欲界；以生天為目的，這是印度一般所修行的禪。二、凡夫禪，固然以生天為目的，但正信佛教因果之理，此與外道禪相異。三、小乘禪，唯說我空之理，不說法空，此與大乘禪不同。四、大乘禪，應稱菩薩禪，以悟我法二無我之理而修之禪，亦即天台、三論所修之禪。五、最上乘禪，這是頓悟自心本來清淨，元無煩惱，無漏性智，本自具足，即心即佛之禪。也名「如來清淨禪」①，「一行三昧」②、「真如三昧」等。宗密將禪分類為五種，而以如來清淨禪為達摩所傳之禪。

當時禪者播揚頓宗，講者偏弘漸義，宗密慨歎教禪之事，而有如下之言：

原夫佛說頓教漸教，禪開頓門漸門，二教二門各相符契。今講者偏彰漸義，禪者偏播頓宗，禪講相逢，胡越之隔。宗密不知宿生何作，熏得此心，自未解脫，欲解他縛，為法忘於軀命，愍人切於神情。（大正，四八，三九九，下）

所謂「禪講相逢，胡越之隔」，這說明當時禪者與講者，其意見之深，有如胡國與越國相距之遠，互以極盡誹謗為能事。宗密對此情勢，試欲以禪宗的禪語，與講者所用的經文，說明互相可以調和的理由。即是須知經論的權實，辯論禪的是非；反之，也是須知禪心的淺深，說明經論的真實與否。所以，他在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中，說明禪三宗與教三家可以調和，舉出下面十個理由：

問：今集禪詮，何關經論？答：有十所以：須知經論權

實，方辯諸禪是非；又須識禪心性相，方解經論理事。一、師有本末，憑本印末故；二、禪有諸宗，互相違阻故；三、經如繩墨，楷定正邪故；四、經有權實，須依了義故；五、量有三種，勘契須同故；六、疑有多般，須具通決故；七、法義不同，善須辯識故；八、心通性相，名同義別故；九、悟修頓漸，言似違反故；十、師授方便，須識藥病故。（大正，四八，四〇〇，中）

（1）師有本末——宗密說明他的教禪一致思想，乃為歷代祖師們的通說。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說：

初言師有本末者，謂諸宗始祖即是釋迦，經是佛語，禪是佛意。諸佛心口，必不相違。諸祖相承，根本是佛親付；菩薩造論，始末唯弘佛經。況迦葉乃至耆多弘傳，皆兼三藏。提多迦以下，因僧起諍，律教別行。屬賓國以來，因王難經論分化。中間馬鳴、龍樹，悉是祖師，造論釋經，數千萬偈，觀風化物，無定事儀，未有講者毀禪，禪者毀講。達摩受法天竺，躬至中華，見此方學人多未得法，唯以名數為解，事相為行，欲令知月不在指，法是我心故，但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顯宗破執，故有斯言：非離文字說解脫也。故教授得意之者，即頻讚金剛、楞伽，云此二經是我心要。今時弟子彼此迷源，修心者以經論為別宗，講說者以禪門為別法。聞談因果修證，便推屬經論之家，不知修證正是禪門之本事；聞說即心即佛，便推屬胸襟之禪，不知心佛正是經論之本意。（前叙有人難云：禪師何得講說？余今以此答也。）今若不以權實之經論，對配深淺禪宗，焉得以教照心，以心解教？（大正，四八，四〇〇，中）

所謂師承之根本，為佛佛相承，其枝末，乃菩薩之造論與弘

經，此不能完全視為不同者。若推溯其源，均以釋迦為根本，以釋迦之言為經，以釋迦之心為禪。經與禪，乃從釋迦為起始。其師承釋迦之教的迦葉、耆多、提多迦等，說經律論，馬鳴、龍樹，則大造論典。此等祖師，並未譏毀於禪；反之，古之禪者，亦未批難經師論師。達摩主張不立文字，強調以心傳心，並未否定

經典。初期禪宗，傳授楞伽經，便是有力之證據。中唐時代，禪者與講者互相對立，各各視自己的立場為正確主張，未免錯誤。依鎌田博士的看法，宗密所謂禪者講者互相對立，在歷史的事實上，是否確有其事，那是另一問題。他認為，在歷史的事實上，毋寧說是佛教與道教的對立。在教家之中，他舉湛然的「金錫論」為證，說明華嚴與天台的對抗；在禪宗，有神會排擊北宗之事。所謂教家與禪宗的對立，鎌田博士認為，恐怕是不會有的。他並舉荒木見悟的「佛教與儒教」第二章所說，成立他的觀點。認為以教家與禪宗的統一為目的，形成新的宗密獨自的哲學，所以宗密感到有設定教家與禪宗對立的必要。所謂教禪抗爭，只是想像的假定問題。宗密的目的，在教家與禪宗相對立相矛盾之處加以統一。鎌田博士認為，教家與禪宗的對立，使之互不攻擊而予統一，是不可能的。不過，他也承認，教家與禪宗的抗爭，當然是歷史事實的一部份，但不如宗密說得如此誇張嚴重而已。

關於鎌田博士的看法，我們只能做為一種參攷，但不能完全同意接受。因為他並未引用古籍資料證明其看法有其歷史根據的正確性。至於這一方面的古典資料，筆者平時未加注意，一時也無法列舉強有力的古典資料否定鎌田博士的看法。不過，從傳統的常情而言，教家與禪宗對立抗爭，為一歷史的公認事實。宗密所記，似乎不用誇大渲染，以此建立他獨自的哲學思想。宗密的偉大，自有其偉大之處。如若虛構事實來抬高自己，我想也許不是這個兼祧二個宗派的傳人所願做的。何況，中唐之世，佛教人才尚多，大家豈能容許宗密虛構與誇大，暴露佛門弱點，而不為文揭發事實真相加以駁斥？這些都是常情可以推測的。

（2）禪有諸宗，互相違反——這是說明禪宗諸派的教說，由各派而有不同主張。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一、禪有諸宗，互相違反者：今集所述，殆且百家。宗義別者，猶將十室。謂江西、荷澤、北秀、南恠、牛頭、石頭、保唐、宣什、及稠那、天台等，立宗傳法，互相乖阻。有以空為本；有以知為源；有云寂默方真；有云行坐皆是；有云見今朝暮分別為作，一切皆妄；有云分別為作，一切皆

眞；有萬行悉存；有兼佛亦泯；有放任其志；有拘束其心；有以經律爲所依；有以經律爲障道。非唯汎語，而乃確言。確弘其宗，確毀餘類，爭得和會也。問：是者即收，非者即揀，何須委曲和會？答：或空、或有、或性、或相，悉非邪僻。但緣各皆黨己爲是，斥彼爲非，彼此確定，故須和會。問：既皆非邪，即各任確定，何必會之？答：至道歸一，精義無二，不應兩存。至道非邊，了義不偏，不應單取。故必須會之爲一，令皆圓妙。問：以冰雜火，勢不俱全，將矛刺盾，功不雙勝。諸宗所集，既互相違，一是則一非，如何會令皆妙？答：俱存其法，俱遺其病，即皆妙也。謂以法就人即難，以人就法即易。人多隨情互執，執即相違，誠如冰火相和，矛盾相敵，故難也。法本稱理互通，通即互順，自然凝流皆水，鑿釧皆金，故易也。舉要而言，局之則皆非，會之則皆是。若不以佛語各示其意，各收其長，統爲三宗，對於三教，則何以會爲一代善巧，俱成要妙法門？各忘其情，同歸智海。（唯佛所說，即異而同，故約佛經，會二爲一。）（大正，四八，四〇〇，中——下）。

當時，江西③、荷澤④、北秀⑤、南能⑥、牛頭⑦、石頭⑧、保唐⑨、宣什⑩、稠那⑪、天台⑫十家；各各主張自家立場，互相乖阻。宗密直截了當地指摘這些宗派的主張：首先有『以空爲本』，明顯地是指牛頭宗的教說。牛頭宗的教說，如後所述，被稱爲泯絕無寄宗。圓覺經大疏鈔卷三，說明「本無事」，稱爲「心境本空」，可作爲證明。牛頭宗受般若三論影響很深，當然以說空爲多。所謂『以知爲源』，明顯地爲荷澤宗的教說。神會的「壇語」有：『無住心不離知，知不離無住。』圓覺經大疏鈔卷三說：『萬法既空，心體本寂，寂即法身，即寂而知，知即眞智』（已續，一四，二七九，D）『寂默方眞』，大抵是指北宗教說。寂默，爲斷除煩惱，心靜統一之意。北宗因有拂拭煩惱之思想。『行坐皆是』，可能指洪州宗。洪州宗大珠慧海說：『行住坐臥，無非是道。』（見景德傳燈錄卷六）『諸方門人參問語錄』卷下有：『會道，行住坐臥是道。』『見今朝暮分別爲作一

切皆妄』，乃指弘忍弟子嵩嶽少林寺慧安之說。圓覺經大疏鈔卷三說：『第三家一切皆妄』，也與此相當。最後，『分別爲作一切皆眞』，乃指馬祖禪；讀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等洪州宗之文，自可了解。

綜觀禪門諸宗所說，如以『是者即收，非者即拒』，豈非更好？宗密對於這個問題，所見畧有不同。他認爲諸宗所說，本來沒有什麼不同，只有『黨己爲是，斥彼爲非』，以之而確定是非善惡而已。因此，他認爲必須和會諸宗異說之必要。因爲『至道歸一，精義無二』，不能不會諸宗爲一。以禪宗諸派總合爲三宗，比對教之三教，則是非善惡可以明了。

（3）經如繩墨——這是說明決定禪的邪正基準爲經論。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二、繩墨如經，楷定邪正者：墨繩非巧，工巧者必以繩墨爲憑。經論非禪，傳禪者必以經論爲準。中下根者，但可依師，師自觀根，隨分指授。上根之輩，悟須圓通，未究佛言，何同佛見？問：所在皆有佛經，任學者轉讀勘會。今集禪要，何必辨經？答：此意即其次之文，便是答此問也。（大正，四八，四〇〇，下——四〇一，上）

依據宗密所說，一個工巧者，必須依據繩墨爲標準工作，同樣地，一個傳禪的人，不能不以經論爲基準。中下根機的人，當然以師承爲基準；上根者得悟，如不能窮究佛言，則不能稱爲眞具佛之知見，所以必須根據佛經之文。

（4）經有權實，須依了義——這是說明印定經的眞僞，必須根據佛意。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三、經有權實，須依了義者：謂佛說諸經，有隨自意語，有隨他意語，有稱畢竟之理，有隨當時之機，有詮性詮相，有頓漸大小，有了義不了義，文或敵體相違，義必圓通無礙。龍藏浩瀚，何見旨歸？故今但以十餘紙，都決擇之，令一時圓見佛意。見佛意後，即備尋一藏，即句句知宗。（大正，四八，四〇一，上）

（未完待續）